

RAYMOND CHANDLER

雷蒙德·钱德勒作品

长眠不醒

〔美〕雷蒙德·钱德勒著 顾真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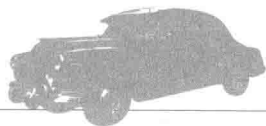
RAYMOND CHANDLER

雷蒙德·钱德勒作品

THE BIG SLEEP

长眠不醒

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 著 顾真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眠不醒 / (美) 钱德勒 (Raymond Chandler) 著;
顾真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7. 6

(雷蒙德·钱德勒作品)

书名原文: The Big Sleep

ISBN 978-7-5327-7473-9

I. ①长… II. ①钱… ②顾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80314 号

Raymond Chandler

The Big Sleep

长眠不醒

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 / 著 顾真 / 译

策划 / 冯涛 责任编辑 / 宋玲 装帧设计 / 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 插页 6 字数 117,000

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-6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7473-9 / I · 4561

定价: 40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37910000

1

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，十一点钟光景，没有阳光照耀，山脚下的空地雨色迷蒙。我一身粉蓝色套装，里面是深蓝色衬衫，打着领带，胸前的口袋里露出一角手帕，脚上是黑色拷花皮鞋和绣有深蓝色边花的黑色羊毛袜。我干净整洁，刮了胡子，毫无醉意，至于有谁知道这点，我根本不在乎。一个时髦的私家侦探该是什么样，看我就全知道了。我要去见一位身家四百万的富豪。

斯特恩伍德府进门的大厅有两层楼高。入口足以容一队印度象通过，上方一大块彩色窗玻璃，画着一个身穿黑色铠甲的骑士正在营救一位小姐，她被绑在树上，一丝不挂，只有一头长发恰好遮羞。骑士不忘礼节，打开了面罩；他拨弄着把那位小姐同树绑定的绳结，却毫无进展。我站在下面，心想若是我住在这房子里，迟早得爬上去帮他一把不可。他好像并没有真的在尽力。

大厅后面是两扇落地玻璃窗，门外一大片翠绿的草地，通往一间白色的车库。屋前，一个绑着油亮裹腿、身材瘦削的年轻黑人司机正在刷洗一辆褐紫色的帕卡德敞篷车。车库那边种了一些树装点环境，都当成贵宾犬似的细细修剪过。更远处是一座巨大的圆顶暖房。往后又是树，极目望去，看得到山麓那连绵起伏的柔顺轮廓。

大厅东边有段独立式样的楼梯，铺着瓷砖；拾级而上，是一条装有精美铁栏杆的长廊，又一块镶着传奇故事的彩色玻璃出现了。靠四周墙面，摆放着铺有红色毛绒圆坐垫的硬背大椅子。看样子，那些座椅从来没人坐过。西墙正中有个空荡荡的大壁炉，炉前的挡板是由四块铜片铰

接成的。壁炉上方是座大理石炉台，角上立着丘比特像。炉台向上是一大幅油画，油画再往上是两面骑兵矛旗，破破烂烂，也不知是枪打的还是虫蛀的，交叉挂在玻璃框里。画中人一身大约墨西哥战争时期的戎装，僵硬地摆出军官的标准造型。那军官蓄着一绺匀整的黑色帝髻，两撇黑色髭须，一双炽热而锐利的眼睛黑如煤炭，通常说来，跟这种模样的人打交道总是有好处的。我心想此人可能是斯特恩伍德将军的祖父。不太可能是将军本人，哪怕我听说他早已一把年纪，可两个女儿才二十多岁，正是惹是生非的时候。

我还在盯着那双炽热的黑眼睛，身后远处楼梯下的门开了。不是管家回来了。是个女孩子。

她二十来岁，身材娇小，看上去却很强韧。穿一条浅蓝色便裤，非常适合她。她走起路来像在飘浮。她一头漂亮的褐色鬈发，比时下流行的那种发梢向内烫卷的齐肩发型要短很多。她的眼眸是蓝灰色的，看我的时候几乎毫无表情。她走到我跟前，咧嘴笑笑，露出几颗又小又尖的虎牙，跟橘子皮内衬一样白，跟瓷一样富有光泽。它们在她那两片过于紧绷的薄嘴唇间闪闪发亮。她面无血色，样子不大健康。

“个子挺高的嘛？”她说。

“我可不是故意的。”

她瞪圆了眼睛。她犯难了。她在动脑筋。连我这个刚认识她的人都看得出来，动脑筋对她而言向来是件麻烦事儿。

“还很帅，”她说，“你一准儿知道自己帅。”

我嘟哝了一声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赖利，”我说，“道格豪斯^①·赖利。”

① 英语中，道格豪斯 (Doghouse) 是“狗窝”的意思。

“这名字真滑稽，”她咬咬嘴唇，头别过去了一点，用余光打量着我。她眼帘低垂，等睫毛快要触到面颊才又缓缓抬起，犹如剧场的幕布。我有点知道她玩的什么把戏了。是要让我四脚朝天，仰面在地上打滚。

“你是拳击手吗？”见我没有任何反应，她问道。

“不算是吧。我是私家侦探。”

“私——私——”她气愤地摇摇头，在那条宽敞走廊的昏暗灯光下，她的头发泛着艳丽的色泽。“你在拿我开心。”

“嗯——哼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走吧，”我说，“你听到我说什么了。”

“你什么也没说。你就是特喜欢捉弄人。”她竖起一根大拇指，咬了咬。那根大拇指奇形怪状的，又细又小，像多长出来的，缺了一个关节。她咬住手指，慢慢吮了起来，像婴儿吸奶嘴一样，把它在嘴里转动着。

“你可真高啊。”说完，她心中窃喜，咯咯笑着。接着，她脚也不抬，缓慢而灵巧地转过身去。她两手一垮，垂到身侧。她踮起脚尖，朝我仰靠过来。她直愣愣倒进了我的怀里。要么扶住她，要么由她在大理石地面上摔个头破血流。我抓住她的腋下，她腿一软，立马瘫倒在我身上。我只好抓紧她，托她起来。她头一贴上我的胸膛，就打着圈蹭了起来，还冲我傻笑。

“你真可爱，”她咯咯笑着，“我也可爱。”

我不做声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管家刚巧不巧穿过落地窗回来了，看到我抱着她。

他对此好像无动于衷。他高大瘦削，满头银发，六十岁上下。一双蓝眼睛冷漠得无以复加。他的皮肤光滑亮洁，看动作，应该是个体

壮的人。他缓步穿过大厅向我们走来，那女孩急忙从我怀里跳了开去。她飞奔到房间那头的楼梯脚下，像只小鹿般上去了。我还没来得及深吸一口气再呼出来，她就消失了。

管家语调平板地说：“将军现在要见您，马洛先生。”

我把下巴从胸前抬起，朝他点点头。“那人是谁？”

“卡门·斯特恩伍德小姐，先生。”

“得让她改掉这毛病。她看上去不小了。”

他恭敬地看着我，不苟言笑，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。

2

我俩出了落地窗，踏上一条铺红石板的光滑小径，这条小径一直绕到车库前那片草坪的最远端。眼下，车库外停着的成了一辆镀铬的黑色大轿车，那个面带稚气的司机正在擦拭它。沿小径一直走，我俩到了那座暖房的侧面，管家为我打开门，站到一旁。进门是一间前厅，暖和得就像一个文火慢烧的烤炉。他后脚进了屋，关上外间的门，打开里间的门，让我俩入内。这下是真的热了。空气浑浊潮湿，蒸汽弥漫，混杂着茂盛的热带兰花腻人的香味。玻璃墙面和屋顶都结着浓厚的水雾，大颗大颗的水珠泼溅到下面的植物上。灯光带着一种不真实的绿色，像是从鱼缸玻璃里透出来的。这地方种满了植物，整整一大片，尽是恶心的肉状叶子和犹如刚洗净的死人手指般的花梗。那股味道就像在毯子下面焖烧酒精，难闻极了。

管家带我穿行其间，尽他所能帮我避开那些要打到人脸上的湿叶子。片刻之后，我们来到了植丛中央的一块空地，头上便是圆顶。眼前，在六面旗帜围成的六边形区域中，铺着一块陈旧的红色土耳其地毯，地毯上是一部轮椅，轮椅上有个行将就木的垂垂老者，他

看着我们，那双黑眼睛早已黯淡无光，却依然如炉台上方面画中人的眼眸那样墨黑，那样率直。他脸的其余部分简直是一张铅制面具：毫无血色的嘴唇，尖鼻子，凹陷的太阳穴和渐渐腐烂、外翘的耳垂。包裹他细长身体的——在这样的高温下——是一条旅行毯和一件褪色的红浴袍。他的手鸟爪一般瘦骨嶙峋，松弛地交叠在毯子上，指甲呈紫色。几绺干枯的白发死死扎根于他的头皮，好比野花在不毛的岩石上奋力求生。

管家站到他面前，说：“这位就是马洛先生，将军。”

那老者没动也没说话，连头都没点一下。他只是无生气地看着我。管家把一张湿漉漉的藤椅推到我的腿肚子边，我坐了下去。他娴熟地一抄手，拿走了我的帽子。

这时老者把声音从井底一路慢腾腾提了上来，说道：“上白兰地，诺里斯。你要怎么喝白兰地，先生？”

“怎样都行。”我说。

管家走进那堆讨厌的植物丛中。将军又缓缓开口了，谨小慎微地用着他的气力，仿佛失业的舞女在用她最后一双像样的袜子。

“我从前喜欢喝加香槟的。香槟要像福吉谷^①一样冰冷，底下倒上三分之一杯的白兰地。你可以把外套脱了，先生。对身体里还有血液在流动的人来说，这里太热了些。”

我起身脱去外套，摸出一块手帕擦了擦脸、脖子和手腕背面。八月里的圣路易斯跟这儿相比何足道。我重新坐好，不由自主想掏香烟，一转眼手缩了回去。那老者注意到了这个小动作，隐隐笑了。

“可以抽烟的，先生。我喜欢烟草味。”

① Valley Forge：美国“革命圣地”，以刺骨的严寒著称。1777年，费城陷落，华盛顿率领败兵残将在此修整，冻死、开小差的士兵不计其数，是整个独立战争里最艰难的时光。

我点上一根，朝他喷出一大口烟，他像只鼠洞前的猎狗一样嗅着。一抹笑容若隐若现，牵起他阴暗的嘴角。

“事到如今，只好让别人代劳来放纵自己的恶习，倒也挺好，”他干巴巴地说，“你眼前的，是个纸醉金迷过后、麻木不堪的幸存者，是个双腿瘫痪、下身只剩一半的残疾人。我几乎什么也不能吃，已经无所谓睡觉不睡觉，跟醒着快没了区别。我好像基本靠高温才活着，如同一只刚出生的蜘蛛。那些兰花是建暖房的借口罢了。你喜欢兰花吗？”

“不太喜欢。”我说。

将军眯起眼睛。“它们是污秽的东西。它们的肉跟人类的肉很像。它们的香味里闻得到妓女的腐败芬芳。”

我张嘴注视着他。温和潮湿的热气像棺罩一样包围着我俩。老者点点头，他的脖子好似生怕承受不住脑袋的重量。管家推着一辆茶具车拨开植丛回来了，他给我调了一杯苏打白兰地，用一块湿毛巾裹好铜冰桶，徐徐钻进兰花丛，走了。植丛后面，门开了又关上了。

我抿了一口酒。那老者盯着我，一遍又一遍舔起嘴唇来，先缓缓描一片唇，再跨到另一片上，庄严专注得像葬礼上的殡仪员在干洗双手。

“谈谈你自己吧，马洛先生。想来我有权知道？”

“当然，不过没啥可说的。我三十三岁，上过大学，有需要的时候，也可以拽两句文。在我这行里，这种时候不是很多。我以前在地方检察官王尔德先生手下做探员。他的探长，一个名叫伯尼·奥尔斯的人打电话来说您想见我。我未婚，因为不喜欢警察的老婆。”

“你还有点玩世不恭，”老者笑了，“你不喜欢为王尔德做事？”

“我被开除了。因为违抗命令。这门功课我得了高分，将军。”

“我以前也总这样，先生。很高兴听你这么说。关于我的家庭你了解多少？”

“听说你丧偶鳏居，有两个女儿，都很漂亮，性子也都很野。一个女儿结了三次婚，最近一次嫁给了一个以前贩卖私酒的人，道上的名字是拉斯蒂·里根。我就听说这么多，将军。”

“有没有你听了觉得不一般的地方？”

“也许是拉斯蒂·里根那部分吧。不过我自己也总跟贩卖私酒的人打交道。”

他淡淡一笑，很节约力气。“我好像也是。我非常喜欢拉斯蒂。是个克朗梅尔来的爱尔兰人，卷头发、大块头，还有一双忧郁的眼睛，笑的时候嘴巴咧得跟威尔希尔大道^①一样宽。第一印象觉得他也许就是你认为的那种人：一个偶然沾了‘天鹅绒’^②的投机家。”

“你肯定很喜欢他，”我说，“都学会行话了。”

他把苍白干瘦的手插进毛毯边缘。我拿掉唇间的烟蒂，喝光了酒。

“他是我生命的元气——他还在的时候。他几小时几小时地陪着我，像头猪一样汗流浹背，用夸脱瓶喝酒，跟我讲爱尔兰革命的故事。他是I.R.A.^③的军官。他留在美国甚至是非法的。那桩婚事当然很荒唐，可能就维系了不到一个月吧。我把家里的秘密告诉你了，马洛先生。”

“秘密到我这里依然是秘密，”我说，“他后来怎么了？”

老者木然看了我一眼。“一个月前，他走了。事出突然，没有给任何人留话。没有向我道别。有点伤人，不过他是在一所乱哄哄的学校里长大的。总归会有他的音信的。其间我又遭人敲诈了。”

我说：“又？”

① Wilshire Boulevard：位于加州洛杉矶，商业枢纽，区域内的路段至少有4条车道。

② “天鹅绒”（velvet），也指投机赚得的意外之财。

③ 即爱尔兰共和军，全称为Irish Republican Army，是谋求爱尔兰脱离英国独立的秘密组织，1936年被爱尔兰自由邦宣布为非法组织。

他的手从毯子下面抽出来，捏着一只棕色信封。“拉斯蒂在那阵，谁要是妄图来敲诈我，只能认栽。他来的几个月前——就是说九、十个月前吧——我给了一个名叫乔·布罗迪的人五千块，让他放过我的小女儿卡门。”

“啊。”我说。

他纤细的白眉动了动。“啊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我说。

他继续盯着我，眉头半皱。接着说道：“把信拿去仔细看一看。酒请自便。”

我从他膝盖上拿过信封，又坐下了。我擦干掌心，捏着信封翻转过来。收信人是：“加利福尼亚州西好莱坞区，阿尔塔·布雷亚新月街道3765号，盖伊·斯特恩伍德将军。”地址是倾斜的印刷体墨水字，像出自工程师之手。信封已经撕开。我打开信封，取出一张棕色名片和三条硬纸片。那是一张薄薄的棕色亚麻名片，印着金字：“阿瑟·格温·盖革先生”。没有地址。左下角有行极小的字：“珍本书和豪华版本”。我把名片翻过来。背面又是一段倾斜的印刷体字：“亲爱的阁下：虽然按照法律，随此信附上的借条无法索取，但白纸黑字，赌债的立据想必您是希望承兑的。A·G·盖革敬上。”

我看了看那几条笔挺的白纸片。是些填了墨水字的本票，有好几个日期，都是上个月，即九月上旬的。“一经要求，本人保证奉还阿瑟·格温·盖革先生或其指定方一千美元（\$1000.00），无利息。款项收讫。卡门·斯特恩伍德。”

这段话像是弱智写的，字迹凌乱，七扭八歪，该画句号的地方尽是小圈。我又给自己调了杯酒，抿了一口，把证物搁在旁边。

“你的推论？”将军问道。

“还没有呢。这位阿瑟·格温·盖革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一点头绪都没有。”

“卡门怎么说的？”

“我还没问她。不打算问。要是问她，她就会不好意思地咂自己的大拇指。”

我说：“我在大厅里遇见她了。她就冲我那样。她还要坐到我大腿上来。”

他的表情丝毫没有变化。他交错的双手安详地搁在毯子边缘，待在那样的高温里，我觉得自己快成了一盆新英格兰大餐^①，可他好像连暖和都谈不上。

“我说话得客气一点吗？”我问道，“还是随意就好？”

“我可没觉得你有什么顾忌啊，马洛先生。”

“姐妹俩常一起玩吗？”

“应该不是。她们各走各的，通向毁灭的道路也略有不同。维维安被宠坏了，挑剔、精怪，心肠很硬。卡门还是个孩子，喜欢扯掉苍蝇的翅膀。她们不讲是非，就跟只猫一样。我也不讲。斯特恩伍德家的人都不讲。接着说。”

“想必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。她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
“维维安上了几个嫌贫爱富的好学校，然后进了大学。卡门上了半打学校，一家比一家开明，最后跟刚入学时没啥两样。所有那些惯常的恶习，相信她俩都染上过，至今还没改掉。如果身为家长的我听起来有些歹毒，马洛先生，那是因为我的生命已危在旦夕，容不下一点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了。”他的头向后一靠，眼睛闭上，又突然睁开来。“我也不必再多说，对于一个五十五岁才第一次当父亲的人，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① 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传统正餐，以腌牛肉或熏肩肉火腿搭配卷心菜和其他蔬菜烹煮而成。

我抿了一口酒，点点头。看得见他苍白瘦削的喉头有脉搏在跳动，频率却缓慢得几乎根本称不上是脉搏了。一个老人，三分之二已入了土，还坚定地相信自己撑得下去。

“你的推论？”他突然厉声发问。

“是我的话，我会付他钱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是花一点小钱就能解决一大堆麻烦的问题。内情是一定有的。但没人能伤您的心，除非您现在已经伤心了。而且得许许多多骗子花许许多多时间不断讹诈您，您才会有吃亏的感觉。”

“我是有自尊心的，先生。”他冷冷地说。

“有些人就指着这点呢。捉弄你们这是最简单的办法。要么利用自尊心，要么靠警察。除非您能揭穿骗局，盖革完全可以用这些字据讨债。但他没有那么做，反而把字据寄赠给您，还承认这些是赌债；即便字据他还留着，这样也给了你辩护的机会。如果他是个恶人，他思路很清晰；如果他是个老实人，只是兼职做点贷款罢了，这笔钱应该归他。刚才说的那个让您付了五千块的乔·布罗迪是什么人？”

“某个赌徒。我记不太清了。诺里斯应该知道。我的管家。”

“两个女儿手上有钱吗，将军？”

“维维安有，但并不很多。卡门还没成年，将来能拿到母亲的遗产。我给她俩零花钱很大方。”

我说：“如果您想摆脱这个盖革，我能办到。不管他是谁，手里头有什么把柄。在付给我的酬劳之外，还会让您损失一点钱。当然您也落不着什么好处。他们这种人不是靠收买能顶事的。您已经进了他们的优质人选名录了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他耸了耸褪色红浴袍里宽阔瘦削的肩膀，“刚才你说要付他钱。现在你又说我落不着什么好处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忍受一定程度的敲诈还是相对划算和容易的。就是这样。”

“恐怕我是个相当缺乏耐心的人，马洛先生。你怎么收费？”

“二十五块一天，外加其他开销——碰上走运的日子。”

“知道了。这价格就能除掉背上的肿瘤，好像挺公道的。这手术是个细致活儿。但愿你明白这点。你做手术的时候会尽可能不惊动病人吧？瘤子有好几个呢，马洛先生。”

我喝掉第二杯酒，抹了抹嘴巴和脸。两杯白兰地下肚，高温却不见丝毫缓解。将军朝我眨着眼睛，拽了拽毯子边缘。

“如果我觉得这家伙人还算正派，可以同他做交易吗？”

“可以。事情现在交给你全权处理。我从来不做半吊子的事。”

“我会解决他的，”我说，“让他感到大难临头。”

“相信你会的。现在得请你包涵了。我累了。”他伸手按下轮椅扶手上的电铃。电线接入深绿色木箱边蜿蜒盘绕的一根黑色电缆，兰花在箱子里生长，溃烂。他合上眼，又睁了开来，炯炯有神地盯视了片刻，一靠，舒舒服服埋进软垫里。他的眼皮再一次耷拉下来，不再关心我的存在。

我站起身，从湿漉漉的藤椅背上拎起外套，走进兰花丛，出了两扇门，站到屋外，深深吸了两口十月的清新空气。车库那边的司机已经不在。管家踏着红石板路而来，脚步轻盈畅快，背挺得像块烫衣板。我缩拢身体穿上外套，看着他走过来。

走到离我两英尺时他停下了脚步，正色道：“在你离开前，里根太太想见见您，先生。至于报酬，将军吩咐我尽管按合适的数目给你开张支票。”

“怎么吩咐你的？”

他显得有点困惑，随后笑了。“啊，明白了，先生。显然您是个侦

探。听他的电铃声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代他开支票？”

“我有这一特权。”

“那你应该有钱买块像样的墓地了。现在不收钱，谢谢。里根太太为什么要见我？”

他的蓝眼睛平静祥和地看了我一眼。“她对您到访的目的有所误解，先生。”

“谁告诉她我来了的？”

“从她房间的窗户看得到暖房。她看见我俩进去了。我必须告诉她您是谁。”

“我可不喜欢这样。”我说。

他的蓝眼睛顿时充满寒意。“您是想告诉我我的职责是什么吗，先生？”

“不是。只是觉得猜你到底在管哪些事很好玩。”

我们注视了对方片刻。他悻悻地瞪了我一眼，转身走了。

3

那房间太大，天花板太远，门太高，从屋子一边铺到另一边的白色地毯就像箭头湖^①刚积起的一场雪。到处都有大穿衣镜和水晶小摆设。象牙色的家具镀了铬，窗前一码的地方，一块巨大的象牙色窗帘垂到白地毯上。白色让象牙色显得有点脏，而经象牙色一衬，白色白得好像流光了最后一滴血一样。窗户正对着渐渐阴沉的山脚。快下雨了。气压已然很低。

① Lake Arrowhead：南加州旅游胜地。

椅子铺了厚厚的软垫，我坐在边缘，望着里根太太。她大有看头。她能兴风作浪。她脱了拖鞋，手脚伸开躺在一张现代主义风格的卧榻上，那双穿了透明长筒丝袜的腿令我目不转睛。膝盖以下都露了出来，有一条腿更是变本加厉。膝盖颇为肉感，有浅浅的小窝。腿肚很漂亮，脚踝细长，线条优美得足以谱出一首交响诗。她身材高挑，四肢修长，看上去挺健硕。她头靠一只象牙色缎面软垫。头发又黑又挺，中分，那双炽热的黑眼眸神似大厅里的画中人。她有着标致的嘴和标致的下颌。她的嘴略带郁闷地垂着，下唇很丰满。

她在喝一杯酒。她举杯吞下一口，从杯沿上面从容冷静地打量着我。

“说来你是个私家侦探，”她说，“原来世上真的存在，我还以为只是书里才有呢。不然就是躲在酒店周围、四处窥探的油头垢面猥琐男。”

这话我全不在意，所以听过就算，没接茬儿。她把杯子放在卧榻平坦的扶手上，亮出一颗翡翠，摸了摸头发。她缓缓道：“你觉得我爸爸怎么样？”

“我很喜欢他。”我说。

“他喜欢拉斯蒂。你大概知道谁是拉斯蒂吧？”

“嗯——哼。”

“拉斯蒂有时会挺粗俗不雅，但非常真实。他给爸爸带来了许多乐子。拉斯蒂不该那样一走了之的。爸爸心里很难过，虽然嘴上不说。还是他已经说了？”

“提到了一些。”

“你不怎么爱说话是吧，马洛先生？但他想让你找到拉斯蒂，对吗？”

我在说话的间歇礼貌地注视着她。“是也不是。”我说。

“这不太能算是回答。你觉得能找到他吗？”

“我没说要去。为什么不试试失踪人口调查局呢？他们有一个组织。这不是靠一个人能做成的事。”

“噢，爸爸不想让警方参与进来。”她隔着杯子又平和地看了我一眼，喝光酒，按了一下电铃。一个女仆从侧门走了进来。是个中年妇女，一张和蔼的长脸，面色泛黄，长鼻子，没有下巴，泪汪汪的大眼睛。她像一匹忠厚的老马，在长久的劳作后终于被主人放出去吃草了。里根太太对着她晃了晃空酒杯，她又调了一杯酒递上去，便走出了房间，一句话不说，扫都不往我这边扫一眼。

伴着关门声，里根太太开口了：“唔，那你准备怎么开始？”

“他是什么时候，又是怎么溜掉的？”

“爸爸没告诉你吗？”

我脑袋歪向一边，冲她咧嘴笑笑。她脸红了。她炽热的黑眼睛冒出怒火。“我不明白有什么可吞吞吐吐的，”她厉声道，“而且我不喜欢你的做派。”

“可你的做派我也没有爱得发狂啊，”我说，“我并没要求见你。是你叫我来的。你怠慢我也好，喝掉一整瓶威士忌当午饭也罢，我都不在乎。我不在乎你露出腿来给我看。这两条腿漂亮极了，能认识它们真荣幸。你不喜欢我的做派，我也不在乎。确实烂透了。漫漫冬夜，我常为此伤心难过。但别浪费时间试图盘问我了。”

她把杯子猛地一放，下手太重，酒洒到了靠垫上。她两条腿晃悠着沾了地，站起来，眼睛喷火，鼻孔大张。她张着嘴，皓洁的牙齿亮得刺眼。她的指关节都绷白了。

“没人跟我这么说话。”她有点口齿不清。

我坐在那儿，朝她咧着嘴笑。她徐徐合上嘴巴，低头看了看泼开来的酒。她在床沿上坐下，屈拢一只手掌托着下巴。

“天哪，你这个禽兽，偏偏又高大、黝黑、帅气！我真该搬辆别克车砸死你！”

我拿出火柴在指甲上一划，一下就燃了。我往半空里吐着烟，等待